

… 中国伊朗学译丛 …

هرمز در منابع و متون تاریخی چین

元明文献中的 忽鲁谟斯

(德)廉亚明 葡萄鬼著
姚继德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
Library of Central民族大学

元明文献中的 忽鲁漠斯

张其成 著
张其成 校

中华书局出版

… 中 国 伊 朗 学 译 丛 …

هرمز در منابع و متون تاریخی چین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漠斯

(德) 廉亚明 著
葡萄鬼 译
姚继德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 (德) 廉亚明, 葡萄鬼著; 姚继德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227-03656-2

I. 元… II. ①廉… ②葡… ③姚… III. ①中外关系—
国际关系史—研究—波斯帝国—明代 IV. D829.3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415 号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德) 廉亚明 葡萄鬼 著
姚继德 译

责任编辑 何克俭 杨 过

封面设计 程全盛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4.5

字 数 6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656-2/K·424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两位欧洲当代著名汉学家德国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汉学系廉亚明博士 (Dr. Ralph Kauz) 和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葡萄鬼博士 (Dr. Rodrich Ptak) 撰写的关于元明时代中国与波斯湾口主要国家之一伊朗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作者以中国元、明两朝记载中国与“西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的第一手文献，尤其是明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日志和航海图为基础，结合西方历代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这段重要的国际关系史进行了精辟的考证和诠释。



总 序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伊朗文化连续几个世纪，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信德河岸到尼罗河，从中国到欧洲都留下了伊朗文明的足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朗古老文明把亚洲、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古波斯文明圈。伊朗独特的地理位置，古老的波斯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其他文明的形成、发展与交流起到了深远影响，波斯文明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伊中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伊中两国友谊的最好见证。伊朗和中国曾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两国人民开拓的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是传达两国人民友谊的信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还进行文化、艺术、文明、思想、精神和社会的交流，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朗人民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重，在中

国留下的波斯文明古迹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随着历史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和古波斯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依然清晰可见。从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语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伊中两国的友好文化关系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不过,两国新一代人尚需要相互之间的全面了解和认识。两国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这方面,伊中两国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肩负着重大使命,除加强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双方应规划长远目标,翻译大量书籍,互相介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把伊中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毫无疑问,文化的交流发展,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工业、贸易、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伊朗学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世界各国热爱伊朗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们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各个角度对伊朗进行广泛研究。在伟大的中国,中国伊朗学专家们用犀利优美的文笔在伊朗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和文化诸领域里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专著,丰富了两国的学术殿堂,巩固了伊中两国的文化关系。有鉴于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为了加快多年来已经开始的伊中文化合作伐,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伊朗文明与文化,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伊朗学领域的系列学术专著,其中包括《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伊朗学在欧洲在东亚》、《中国伊朗学论集》。

尊敬的读者,《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一书是该丛书的第一本专著,由两位欧洲当代著名汉学家德国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汉学系廉亚明博士(Dr. Ralph Kauz)和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葡萄鬼”博士(Dr. Rodrich Ptak)撰写而成,是关于元明时代中国与波斯湾主要国家“忽鲁谟斯”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史的论著。作者在书中以中国元、明两朝记载中国与波斯湾国家,尤其与伊朗在文化、经济、贸易、政治交往关系的一手文献,特别是明初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日志和航海图为基础,撰写了这部专著。其他两部专著也将随后出版。毋庸置疑,这套中国伊朗学丛书对中国读者了解中伊两个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伊朗学研究中心主任,尊敬的姚继德博士为翻译、编辑该丛书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并对宁夏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丛书给予的真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

2007年12月6日于北京

译者小序

这是一部研究元明时期中国与波斯湾地区外交、文化和经济关系史的专著，译者受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委托翻译出版。原文以英文发表在法国著名学术刊物《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2001年总第88期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8, 2001, Paris）。两位作者都是欧洲目前颇有影响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他们分别是德国马尔堡汉学系的廉亚明博士（Dr.Ralph Kauz）和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葡萄鬼”博士（Dr.Roderich Ptak）。其中第一作者廉亚明博士曾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作访问研究，回国后一直致力于中国与波斯湾地区古代文化交流关系的研究，本文即其力作之一。该文发表不久，便被伊朗学者麦赫尔达德·瓦赫达提翻译为波斯文，在伊朗发表。论文对元末明代中国与当时波斯湾口古国忽鲁谟斯（Hormuz，今伊朗南部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甘省一带）的外交、贸易关系，尤其是明初郑和下西洋与波斯湾地区的密切联系，依据中国和西方史料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研究，并对柔克义（W.W. Rockhill）、夏德（Friedrich Hirth）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西方已故的老一辈汉学家的个别观点进行了纠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3月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成立时，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Dr. Javad Aghajari）建议我将之译出来，在中国发表。

廉亚明博士与译者曾于2003年年初，因我校与伊朗德黑兰大学、菲尔多西大学和拉扎维大学联合举办“首届赛典赤·赡思丁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经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主任刘迎胜教授的介绍，有过学术联系，算是学术同道。经我联系，他于2006年年初很快就寄来了该文的抽印本一册，并表示非常乐意由我翻译后在中国发表。我尚未开译，2007年年初，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寄来了一份他们委托北京一位学者由波斯文转译的中文译稿，嘱我审校。我对照英文原著浏览其稿，错误之多，不忍卒读。我以为致错原因有二：原著主要依据中国元、明文献典籍进行分析，伊朗译者不识中文，且对中国古代与波斯湾地区的交往历史也不甚了解，尽管在翻译中结合伊朗古代文献作过少量注释，但仍错讹百出。北京译者仅据波斯文译文翻译，故而成此结果。因此，我提出仍由我根据英文原文重新翻译后，再行出版。阿高杰里参赞同意我的建议，经我在暑期里的集中工作，终于将之翻译完毕，现提交出版，以飨国内学界。

在此需作几点说明：译者曾将初译稿寄给廉亚明博

士审读，他又委托其助手何墨凯先生（Markus Hofmüller）对译稿进行了认真校对，改正了个别错讹和遗漏，补译了注释和参考文献中的部分法、德、葡文文献，俾译文更臻完善，特此致谢。其中仍有少量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均为拉丁转写）文献，除译者熟悉者外，均保留原文。此外，文中涉及的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凡国内学界有定译，或其本人有通行的汉文名号者，译文中都作了采用，余者即遵学术通例，保留其原文，未作音译处理。

尽管如此，囿于学力，译文中仍存错讹，尚望学界先进不吝赐教。

姚继德

2007年9月16日于昆明素菲斋

总 序	阿高杰里 1
译者小序	姚继德 4
前 言	1
中文以外的文献选	8
忽鲁谟斯的地缘政治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	17
中国文献中关于忽鲁谟斯的首批报告	30
明初忽鲁谟斯与中国之间的往来使节	46
明代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69
《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	70
忽鲁谟斯的地理位置	71
人民与风俗	71
环境和物产	77
结束语	80
《星槎胜览》	82
环境和风俗	82
人 民	84
贸易和物产	84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85
《西洋朝贡典录》	87
其他文献	88
地方编年史	93
文学著作	93
综合性的史地文献	94
百科全书类文献	95
编年史文献	95
航海日志与航海图	96
结 语	102
附录一：人名、地名、机构名及术语名录	105
附录二：中文图书文献名录	114
附录三：西文图书文献名录	119

前言

伊朗忽鲁谟斯 (Hormuz) 是郑和最后四次下西洋的重要目的地之一。^① 在他第四、五、六次船队停泊过的其他港口和国家的名字被记载之前，忽鲁谟斯的名字已出现在刘家港和长乐的两通著名碑铭中，这表明忽鲁谟斯的重要性。^② 郑和的船队通常是在冬季抵达忽鲁谟斯，在那里大约停留两个月，从1月中旬到3月中旬，当西南季风到来时，他们便踏上归国的航程。比如郑和的最后一支船队于1433年1月17日抵达忽鲁谟斯，同年3月9日自忽鲁谟斯起锚返航，船队快速地经过印度

① 忽鲁谟斯 (今霍尔木兹甘省一带) 的正确拼写是 Hurmuz 或 Hurmūz，但在本文中拼写为 Hormuz。

② 马欢著，米勒斯 (J. V. G. Mills) 编译《赢涯胜览》(1433)，哈克路特学会号外系列丛书第42号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2~18页 (米勒斯简称为《马欢》)；Jan J.L. Duyvendak 著《15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载《通报》34卷 (1938) 第343~355页 (在第345、347、348、350、353和354页都提到忽鲁谟斯)。另可参见：Teobaldo Filesi 著，D.L. Morison 译《中世纪时的中国与非洲》，收《卡斯非洲研究书库》总第144号，伦敦：Frank Cass，1972版，第56~65页。另见 Dominique Lelievre 著《龙之光：明初海上大探险》中的《导言》 (巴黎：法兰西帝国书局1996年版) 第95~98页。这两通碑铭在中国现代许多著作中广为转引。

洋和南中国海，历时近 5 个月的航行后，于当年 7 月 22 日回到北京。^①

中国官员在忽鲁谟斯逗留期间，必定同当地上层人士有过频繁交往。由此使得忽鲁谟斯诸王获得了有关中国商业实力及朝贡贸易制度性质的许多知识。因此他们多次遣使前往中国，这些使节在明代文献中被称为“贡使”，这些贡使将马匹及方物送给中国宫廷。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认识到了忽鲁谟斯在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贸易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

位于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是西亚和阿拉伯海周边国家之间航行船只停泊的良港。从古代的萨珊王朝 (Sasanians) 到 11 世纪时，西拉夫 (Sirāf) 港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类似的地位。西拉夫是萨珊王国最重要的港埠，曾一度成为伊朗南方最富的城市之一。12 世纪时，基什岛 (波斯文为 Kīsh) 逐渐取代西拉夫成为波斯湾的主要港口。基什岛取代西拉夫以及后来忽鲁谟斯取代基什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地理位置所致：基什岛位于西拉夫东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可以切断所有前往西拉夫船只的航道，而忽鲁谟斯则可以监督所有驶往基什岛的船只，因为它位于基什岛的东部。

在两个多世纪中，忽鲁谟斯王国一直保持着在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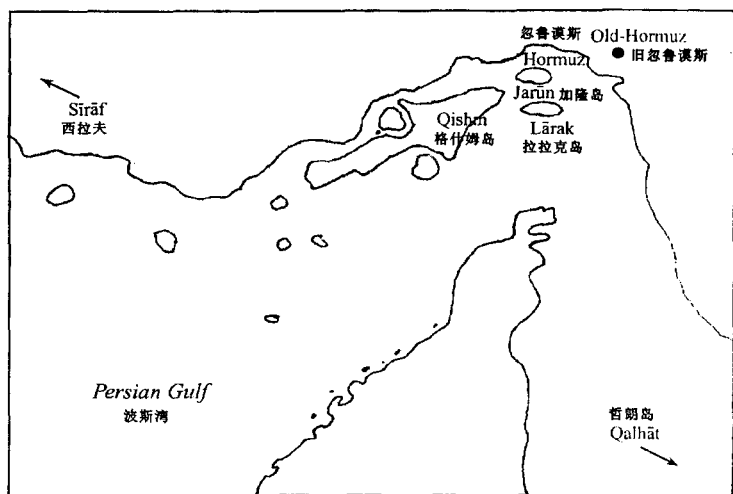
① 祝允明著《前闻记》，收《丛书集成初编》第 290 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第 72 等页。参见伯希和 (Paul Pelliot) 《郑和下西洋考》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刊《通报》卷 30 (1933)，第 305~311 页，以及米勒斯著《马欢》，第 17~18 页。

方面的重要地位。它后来的衰落主要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在 16 世纪初刚在伊朗执政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es)想征服忽鲁谟斯。他们甚至曾一度欲同葡萄牙人合作，但此计划未付诸实施。最终在 1515 年（回历 921 年）时，阿封苏·德·阿尔布库尔克 (Alfonso de Albuquerque) 控制了忽鲁谟斯。虽然忽鲁谟斯在“埃斯塔多印度政权” (Eestado da India) 统治下没有恢复往日的地位，但它仍是印度至近东航线上的重要港口。17 世纪初，葡萄牙人的统治终结，此时萨法维人又与东印度公司联手。可是到了 1622 年（回历 1032 年）忽鲁谟斯的统治权发生更易之际，绝大多数建筑物遭到破坏，萨法维人遂决定将所有船只的航行路线转到忽鲁谟斯岛对面位于伊朗本土的古姆鲁 (Gomrū)。古鲁姆被新主人称之为阿巴斯港 (Bandar ‘Abbas)，它的崛起最终导致了忽鲁谟斯地位的衰落。今天的忽鲁谟斯不过是一个荒岛而已。^①

在中国文献，尤其是元明时期的文献中，提到忽鲁谟斯的资料极其丰富。本书将对所有重要的原始文献加以讨论，对元明之前为数不多的报告和著作虽也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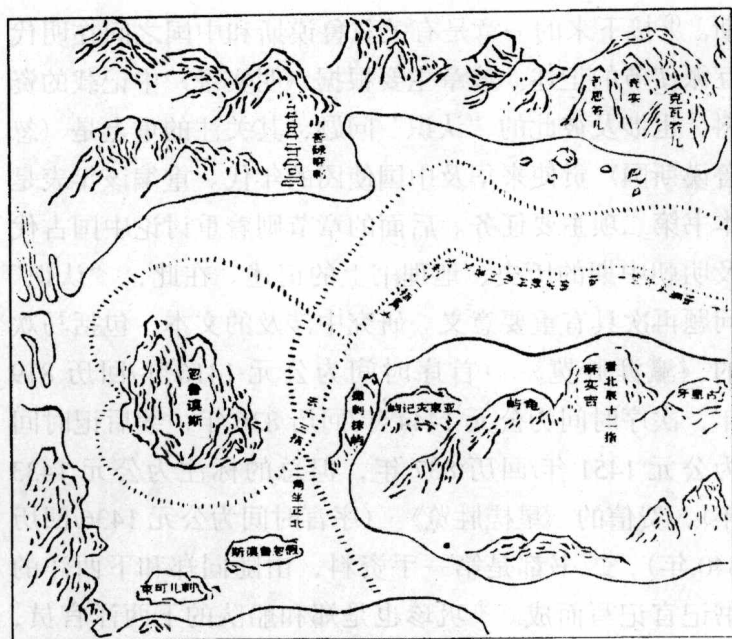
① 参阅：Ronaed Ferrier 著《14 世纪中叶到萨法维朝末期的贸易》，收 Peter Jackson 和 Laurence Lockardt 主编的《剑桥伊朗通史》卷 6：《帖木儿朝和萨法维王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6 页，以及 Michael N. Pearson 主编《印度洋区域的香料·导论》，收《扩张中的世界》第 11 号 (Aldershot: Ashgate publihshing Ltd, 1996)，第 15~37 卷，第 29~30 页。关于阿巴斯港，可参阅 Leurence Lockhardt 撰写的“忽鲁谟斯” (Hormuz) 条，载《伊斯兰百科全书》，莱顿：E.J.Brill, 1960 年第 2 版，第 583 页。

但只作简要提及，旨在反映出中国对忽鲁谟斯国及其人民的“认识”。我们将精选出新的历史、社会或经济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从米勒斯（J.V.G.Mills）及其他学者杰出的翻译作品中获得，进而将中国著作中的可靠记载，与现当代欧洲人和伊朗人的论述资料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展示中国著作家们对忽鲁谟斯的看法。然而，本书未对这些叙述文献的风格和范式进行分析。这类分析有待于另行组织。^①



现代地图

^① 葡萄鬼（Roderich Ptak）著《两份元代文献〈岛夷志略〉与〈异域志〉中记载的海洋亚洲的形象》（下称《海洋亚洲的形象》），刊《宋元研究》25卷（1995），第47~75页。



茅坤地圖上的忽魯摸斯

简言之，我们在进入中国文献的分析之前，首先将通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伊朗文献（包括对早期阿拉伯文献的综合观点）来开始这项工作，对忽鲁漠斯的历史和社会进行简要阐述。在“中国章”里，我们将首先考虑元代的文献，其中《岛夷志略》最为重要。该书介绍了名叫“甘埋里”的地方，柔克义（W.W.Rokhill）认为是科摩罗群岛（Comoro Islands），但藤田丰八（Fujita Toyohoshi）、沈曾植、苏继庠则认为该地名应为忽鲁漠